

【列宁研究】

列宁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思想探析

史为磊

【摘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列宁对于维护党中央权威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主要包括:确立并维护党中央在党内的权威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尊重和维护领袖权威,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必须坚决反对党内派别活动,必须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今天我们重温并深入学习列宁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思想,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列宁;党中央权威;党的政治建设

【作者简介】史为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原文出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京),2022.2.61~7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列宁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研究”(项目号:20KFSB049)的阶段性成果。

加强党的政治领导,首先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权威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要想夺取政权,赢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强有力的党中央权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成功夺取政权后,面临着巩固新生政权、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历史任务,这就更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强有力的党中央权威。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①无产阶级政党的这种性质和地位内在的规定了党中央必须有权威,必须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维护党中央权威,实际上就是要拥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重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列宁对于维护党中央权威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南和实践指导。

一、确立并维护党中央在党内的权威

维护党中央权威,主要是指维护无产阶级政党

的中央委员会的权威。中央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体系中的最高领导组织。在俄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中,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它们之间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并形成一个统一的严密的整体。其中,党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首脑和核心领导机构,党的地方组织是连接中央和基层的桥梁、中间环节,而党的基层组织则是党的根基、基础。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在各自的范围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为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进行“总的领导”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②

在领导俄国革命初期,列宁分析判断了革命形势,指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正在冲破重重障碍而蓬勃发展,但是它又明显地存在着组织工作上的手工业方式和涣散状态,此时的工人阶级仍然是分散于各地区的革命团体,缺少统一的组织和联系。工人运动的发展必然要过渡到更高级的、更统一的、组织得更严密的形式。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紧密团结起来,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③在这种情况下,列宁高度强调加强各

个地区党组织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努力推动各级党组织的建立,把党建成有组织的部队。他指出:“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④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一个具有严密的组织机构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是由党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全体党员构成的,进而使党的中央与地方、组织与个人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团结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明斯克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并宣告党的成立,选举出了中央委员会,规定各地方委员会享有自治权。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没有制定党的纲领、章程和统一的策略,实际上没有完成建党任务,而且大会召开后不久,中央委员会就被沙皇警察查抄破坏,各地方委员会处于思想上的混乱和组织上的涣散状态。^⑤针对革命初期俄国无产阶级的分散和工人组织的联系不强的问题,列宁提出要通过建立一个具有权威的“革命家组织”来领导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1901年秋至1902年2月,列宁在《怎么办?》中指出:“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考虑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⑥列宁在这里强调了建立革命家组织的迫切性。他认为,革命家组织必须是一个拥有丰富斗争经验和无私奉献精神的职业革命家团体,他们专门从事革命斗争工作,并且能够领导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坚决的斗争。革命家组织应当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居于领导核心地位的中心组织,也就是后来逐渐发展成的党的中央组织,其二是接受中央领导并且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各级地方组织。这一“革命家组织”实际上就是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早期形态,它在革命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具有很高的威信,负责制定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策略,领导全国范围内革命运动。

1903年7月1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党纲,制定了党章,确立了党的最高组织即党的总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其中,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发挥着思想指导作用。作为党的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同时存在,并且会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分歧。^⑦鉴于此,列宁提出,按照大会通过的党章,党的总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机构,其任务是协调和统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活动。^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揭开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历史上崭新的一页,标志着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得以正式建立起来。此后,党的中央委员会逐渐发展成为了党的最高领导组织。列宁多次强调中央委员会的重要作用。1904年2月至5月,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强调指出:“拒绝服从中央机关的领导,就等于拒绝留在党内,就等于破坏党”^⑨。在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由涣散的组织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政党时,列宁进一步指出:“从前,我们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集团的总和,所以在这些集团间除了思想影响以外,别的关系是不可能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当服从党的上级机关。”^⑩1920年6月至7月,列宁在谈到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时明确指出:“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⑪1921年3月16日,列宁在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指出:“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这是对它表示最大的信任,让它来领导。”^⑫因此,党要成为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就必须赋予党的中央委员会以“权力威信”和“最大的信任”,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维护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权威。

1919年12月,在列宁的领导和支持下,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设立

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在此基础上,党的力量进一步增强,党中央权威进一步加强。十月革命后,党的地方领导组织先后建立起来,党的地方领导组织是实现党的政策的直接组织者,从政治上保证国家计划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其中,党的区域委员会每3个月向俄共中央委员会报告一次自己的行动,各省委员会每月向中央委员会详细报告一次自己的活动和县委员会的活动。^⑬经过一系列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组织建设的举措,俄共(布)逐渐建立健全了党的各级领导组织,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体系,进而从制度机制上确立了党中央在党内的权威,从根本上维护了党中央权威。

二、维护党中央权威首先要尊重和维护领袖权威

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过程中,列宁坚持将维护党中央权威与维护领袖权威相结合,强调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权威主要是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维护党中央权威最主要的是维护一批强有力的革命者即革命领袖在全党的核心地位。他多次强调,无产阶级政党需要领袖及其权威,党的领袖是党中央的核心人物,在党中央居于领导核心地位。

建党初期,针对经济派、恐怖派拒绝党的领导、否认领袖作用的这种错误思想,列宁严正地指出,经济派和恐怖派“是各自崇拜自发潮流的一个极端”^⑭,他们企图把“群众”与“首领”对立起来,实质上“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⑮。在《怎么办?》中,列宁强调革命领袖在党内的作用,他明确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⑯这里指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危机产生的原因,即革命群众虽然自发觉醒起来,但是他们组织的革命斗争仍然缺乏革命家领袖的领导。为此,列宁深入阐述了建立

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思想,他认为,任何革命运动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有一种稳定的、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随着参加到革命运动中的群众越来越广泛,这种革命家组织也就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同时也应当越来越巩固。^⑰列宁强调,俄国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俄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如果“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⑱职业革命家组织也就是后来发展成的无产阶级政党,它是需要领袖及其权威的。作为“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导者,领袖在党内居于核心位置,其权威性是不言而喻的。

1906年,在《卡·考茨基的小册子〈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的俄译序言》中,列宁进一步强调领袖权威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工人阶级为了在全世界进行艰巨而顽强的斗争以取得彻底解放,是需要权威的。”^⑲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一项伟大事业,需要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自觉,需要党和人民达成统一的意志和一致的行动,而这是与领袖权威密不可分的。如果离开了领袖及其权威,如果不维护领袖权威,那么,无产阶级政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无法完成。^⑳第一,领袖权威是维护全党统一意志的必然要求。1921年8月14日,列宁在《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中指出:“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㉑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必须自身练就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具备卓越的理论建树,拥有丰富的实际组织经验,并且能够在实践中娴熟地运用革命战略和策略。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统一全党的认识和行动。第二,领袖权威是引导和教育群众的必然要求。无产阶级党的领袖不仅是卓越的理论家,也是优秀的宣传家,他们善于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中进行理论灌输工作。通过党的领袖的理论灌输,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理论

觉悟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意识不断增强,完成了由“自在阶级”到“自我阶级”的转变,实现了工人运动从自发性到自觉性的转变。

维护党的领袖权威,必须坚决反对和抵制无政府主义和尾巴主义。全党上下必须高度尊重和坚决维护党的领袖权威。对于那些蔑视和破坏领袖权威的现象和错误行为,尤其是无政府主义和尾巴主义,全党必须予以坚决反对和抵制。^②无政府主义和尾巴主义在俄国曾一度盛行,这两种错误思潮都过分强调工农群众的自发性,不尊重党的领袖,忽视党的领导的作用。列宁在《怎么办?》中深刻揭露了机会主义的实质,他认为,党内存在一种崇尚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反对工人阶级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这就是机会主义的表现,也可以称作尾巴主义。列宁明确指出,《工人事业》杂志实际上是在做运动的尾巴,“与其把《工人事业》杂志这一派别称为机会主义,倒不如(根据尾巴这个词)称为尾巴主义。”^③列宁认为,党的领袖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党内居于领导核心地位,具有最广泛的影响、最高的威信、最敏锐的政治嗅觉,具有高超的斗争艺术和甘于奉献的精神。1920年4月至5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为了能够弄清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嗅觉,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④党的领袖要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头脑”的作用,不能“尾随在工人群众后面”^⑤,而要时刻走在工人运动的前面,果断迅速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因此,列宁强调:“如果领袖代表的不是走在先锋队前面而是落在它后面的、最落后的那部分无产阶级的情绪,那就不需要领袖了。”^⑥

维护党的领袖权威,必须注意反对神化个人和

个人崇拜,正确对待领袖个人的错误。列宁认为,尊重和维护领袖权威,必须解决好这两个问题。第一,要反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无产阶级对党的领袖由衷的感情和敬仰必须是合乎理性的,不能迷信领袖个人。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理论与个人崇拜的唯心史观是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片面夸大领袖个人的作用,甚至将领袖个人神圣化,贬低甚至否定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列宁对个人崇拜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历来反对那些对他进行过分夸大的宣传,更反对那些对他歌功颂德、顶礼膜拜的现象,坚决反对那些对他自己进行神化和迷信的行为。^⑦他最厌恶人们对他搞个人崇拜,不仅三令五申予以禁止,而且甚至有时将大搞个人崇拜的人绳之以法。列宁以身作则维护党的集体领导,强调人民的监督,反对个人崇拜,为俄共(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树立了新风。第二,党的领袖也会犯错误,因此必须对其予以正确对待和科学分析。列宁在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同时,并不讳言自己的错误。当自己出现错误时,他总能及时检讨自己犯的 error,并常常主动承担责任,而且他还勇于在全党面前承认自己有错误。^⑧列宁多次强调,“我们不怕有错误”,“干革命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⑨,“聪明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聪明人是犯的 error 不太大同时又容易而迅速地加以纠正的人”^⑩,“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怕三番五次地作出努力来改正错误,这样,我们就会登上山顶。”^⑪错误和失败不可避免,关键在于敢于承认错误,纠正错误。

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

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是尊重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内在要求。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切实贯彻、严格执行党中央的决策。^⑫只有切实贯彻、严格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和各项部署,才能有效地维护党中央权威;如果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没有得到落实,甚至出

现有令不行、阳奉阴违、各行其是的行为,这就会严重削弱党中央权威。^③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党的一般组织原则”^④,必须要求党的下级机关自觉服从党的上级机关,党的各级党组织自觉服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列宁领导的俄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拥有众多的地方组织和严密的组织体系,各个部门、各级党组织能否有效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各项决策和部署,事关党中央权威地位的维护和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

列宁非常注重对党中央权威的维护,严格要求各级党组织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决议。他多次强调,所有党组织、所有人都必须严格执行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决策,否则就是违背党的纪律,就是对党中央权威的挑战和藐视。^⑤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组织章程,其中第18条明确规定:“代表大会的一切决定和它所进行的一切选举,都是党的决定,一切党组织都必须执行。这些决定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加以反对,只有下一届党代表大会才能取消或加以修改。”^⑥这也就是说,党的各级组织、各级机关都必须坚决、迅速而准确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决议。

列宁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党中央权威,以身作则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并对于那些拒绝服从党的代表大会决定、无视党中央决策决议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纪律处分。^⑦1917年10月11日,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会议通过举行武装起义决议的次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向中央提出一个声明,并向布尔什维克党团写了一封名为《论时局》的信,申述他们反对立即举行武装起义的理由,拒绝执行党中央作出的武装起义的决议。10月18日,加米涅夫在半孟什维克报纸《新生活报》上用他两人名义发表了反对武装起义的声明。因为这一走漏风声的突发事件,党中央举行武装起义的秘密决议就透露给了敌人,使党陷于异常危险的处境,差点断送了十月革命

的伟大事业。^⑧列宁对两人的此举表示极其愤怒,当天就写了《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第二天又写了《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在这两封信中,列宁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称作工贼,认为这两人的行为是对党中央权威的公然挑衅与藐视,要求将他们开除出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17年11月2日召开紧急会议,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种拒绝执行党中央决议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同时,会议最后批准了加米涅夫的辞职。

列宁还强调指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并不等于盲从一切党中央的决议。他指出:“任何纪律也不能要求党员盲目地在中央委员会起草的一切决议草案上签字。世界上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都不曾有过哪一种规定,要求党组织放弃自己发表意见的权利而变成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单纯的签字人。”^⑨党中央的决策决议必须是科学的,必须经过充分的讨论,必须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和威信力,这样才能确保全体党员对决策决议的认同,才能确保各级党组织对决策决议的服从。^⑩

四、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反对党内派别活动

党内派别的存在会直接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导致党的分裂,严重削弱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领导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坚决反对党内派别活动。列宁在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坚持党的团结统一的基本原则,同党内派别活动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他认为,同党内各种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进行坚决的、公开的、无情的斗争,对于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同党内的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进行坚决斗争,才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统一的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保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才能维护党中央权威。

列宁认为,要正确地同党内派别活动进行斗争,必须清醒地认识派别活动的实质和特征。1911年10

月,列宁在《论调和分子或道德高尚的人的新派别》中指出:“派别就是党内的组织,它不是由工作地点、语言或其他客观条件联合起来的,而是由反映了对党内问题的观点的特殊纲领联合起来的。”^①1914年5月,列宁在《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中进一步指出:“所谓‘派别活动’,就是名义上统一(在口头上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党内),而实际上四分五裂(在行动上各个集团都是独立的,彼此进行谈判和协商,像是主权国家)。”^②这也就是说,派别活动具有“两个重要特征:(1)名义上承认统一,(2)实际上各自为政。”^③由此可以看出,党内派别实质上就是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小集团主义在组织上的一种表现形式,党内派别活动各自为政,从个人、行帮、小集团的私利出发,必然会严重腐蚀党员们的思想,瓦解革命队伍的革命斗志。^④

列宁深刻指出,派别活动是削弱党的团结统一、挑战党中央权威的主要危险,党内决不容许任何派别活动,对破坏党的统一的任何活动都必须予以坚决制止。针对党内形形色色的派别活动,列宁领导全党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了党的分裂,加强了党的团结统一,维护了党中央权威。

首先,采取严厉的组织措施。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列宁的提议和主持下,代表大会专门制定和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决议首先严肃指出了保持党的队伍统一和团结的重要性,痛斥了派别活动对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定者,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⑤决议还规定:“为了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大程度的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

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则可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⑥,条件是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认为有必要采取这种措施。这是俄共(布)党内第一次正式禁止派别活动,为反对党内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党中央权威,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上的保障。

其次,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在采取严厉的组织措施的同时,列宁还十分重视用思想教育、说服和改造的方法来对待反对派中的一些人。用列宁的话说,就是要努力给他们治病,帮助他们纠正错误的观点,承认并改正自己的错误,以便重新站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对于广大党员而言,列宁认为要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员的水平和觉悟,增强其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自觉性,使每一个党员都自觉地以实际行动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党中央权威。列宁指出,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党的绝对统一和完全团结,而且这种团结和统一必须是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和团结,绝不是表面上的、流于形式的、机械的统一和团结。列宁指出:“统一,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口号!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统一。”^⑦为此,党中央号召各级党组织,在党的教育方面“应当特别注意向党员、尤其是向年轻党员解释党的团结和纪律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题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应当用我们在党的全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胜利和失败的实例来阐明纪律的必要性。”^⑧

再次,加强党的团结,维护党的统一,防止党的分裂。这是列宁为了维护党中央权威所采取的重要举措,也是列宁留给我们的一条非常宝贵的遗训。党内团结和统一问题,尤其是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团结和统一问题,这是列宁晚期特别关心和十分担忧的一个重大问题。列宁指出,苏维埃俄国的阶级敌人把他们妄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阴谋寄托在俄国共

产党身上。他们希望俄国无产阶级政党从内部发生分裂,这样就会使苏维埃政权有垮台的危险。鉴于此,列宁于1922年12月在病情愈加严重的情况下,亲自口授了一封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建议对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一系列改革。他指出:“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⑧。列宁在信中着重阐述了他的第一点建议,并指出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有助于提高党中央的威信,改善苏维埃俄国的机构。列宁还具体分析了俄共(布)中央领导人的一些性格特点,认为由于当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个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不协调,或者思想观点产生严重分歧,这都有可能引发党内分裂的危机。列宁特别指出,斯大林性格太粗暴,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存在这种缺点是“不可容忍的”。因此,列宁建议代表大会任命另一个人来接替斯大林的职位,“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同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为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⑨。列宁认为,性格上的缺陷“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从防止分裂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⑩

五、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维护党中央权威,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的领袖与工农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来自工农群众,并为工农大众谋利益。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活的联系”,始终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俄共(布)是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除了阶级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要求。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不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执政之后,都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需要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1909年1月,列宁指出:“只有以一定的阶级为依靠的政党才是强有力的,才能在形势发生各种各样的转变的时期安然无恙。公开的政治斗争迫使政党更紧密地联系群众,因为没有这种联系,政党就没有什么用处。”^⑪这里,列宁对政党和阶级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认为政党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形成政党的权威,才能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才能更好地维系无产阶级政权,进而实现党的政治目标。列宁强调指出:“旧政权一贯不信任群众,害怕光明,靠欺骗来维持。新政权是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是靠广大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任何限制、最广泛、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的。……它直接来自群众,是直接代表人民群众及其意志的机关。”^⑫他始终认为:“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⑬1919年11月,列宁在《与燃料危机作斗争》这封写给各级党组织的通告信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力量的主要源泉在于工人很自觉,很英勇,始终得到劳动农民的同情和支持。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把当前一切困难和任务直接告诉劳动群众;我们能向群众说明为什么一个时期要用全力抓苏维埃工作的某一方面;我们能发挥群众的热情、积极性和英勇精神,把鼓起的革命干劲集中用于当前最重要的任务。”^⑭1920年10月20日,列宁在《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的评论中再次强调,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是来自群众、依靠群众、代表群众的机关,“这个新政权所依靠的和力图依靠的强力,不是一小撮军人所掌握的刺刀的力量,不是‘警察局’的力量,不是金钱的力量,不是任何以前建立起来的机构的力量。……这个力量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的是人民群众。”^⑮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真正密切联系群众,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正拥护和支持。苏俄是依靠工农群众取得革命成功的,同样也需要依靠工

农群众巩固和维系新生政权,进而实现长期执政。1919年10月,列宁在《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中深刻指出:“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多吸收群众中新的工作者入党,使他们独立参加建设新生活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的手段,这就是我们走向胜利的道路。”^⑤然而,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与支持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一开始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也并不代表一直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要想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必须做到真正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面对国内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新任务,列宁和俄共(布)审时度势,顺应人民意愿,适时地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调整为新经济政策,让工农群众在新经济政策中获得实惠,满足广大劳动群众的切实利益。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指出:“现在最迫切的就是采取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⑥俄共(布)制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能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都必须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而不能违背人民群众的意见。也就是说,俄共(布)必须通过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来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和支持。1919年8月28日,列宁在《给西尔威亚·潘克赫斯特的信》中指出,在工人运动中必须“密切联系工人群众,善于经常地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参加每一次罢工,对群众的每一个要求作出反应,这一切对共产党来说都是主要的事情”^⑦。列宁还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竭力实现‘更深入群众’和‘更密切地联系群众’的口号”^⑧。

总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列宁在领导俄国工人革命的进程中,不仅同国际修正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同时也系统回答了如何树

立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问题。列宁认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⑨。正是因为有以列宁为政治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强领导,俄国十月革命才能取得成功,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在俄国的大地上建立起来。中国共产党是于1921年在列宁的建党原则的基础上创建的,自建党伊始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优良传统。党的一大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明确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并将这一原则写入党章。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领导核心地位,全党才能团结起来并凝聚成一个坚强的战斗整体,进而在国家范围内以党中央的核心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起来。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因为党中央权威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就是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以及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服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把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折不扣、坚强有力地贯彻落实,在重大问题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只有维护党中央权威,我们党才能发展,成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我们国家才能进步、民族才能振兴、人民才能幸福,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重温列宁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思想,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持党的政治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党校经典著作选编组:《列宁论党的建设问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51页。

②魏泽煊:《列宁执政党领导思想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54页。

③黄楠森、曾盛林:《列宁传》,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6页。

- ④《列宁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2页。
- ⑤刘国华:《苏共组织制度的衍变》,北京: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第20页。
- ⑥《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8页。
- ⑦袁哲:《列宁维护中央权威思想研究》,河南大学,2019年,第24页。
- ⑧黄楠森、曾盛林:《列宁传》,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3页。
- ⑨《列宁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3页。
- ⑩《列宁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6页。
- ⑪《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4页。
- ⑫《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7页。
- ⑬魏泽焕:《执政党领导思想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57页。
- ⑭《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2页。
- ⑮《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7页。
- ⑯《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5-116页。
- ⑰黄楠森、曾盛林:《列宁传》,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8-179页。
- ⑱《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1页。
- ⑲《列宁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5页。
- ⑳王修智、岳增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领导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7页。
- ㉑《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4页。
- ㉒王修智、岳增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领导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7页。
- ㉓《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0页。
- ㉔《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8页。
- ㉕《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1页。
- ㉖《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2页。
- ㉗郭泽洲、徐善广、徐卫国:《列宁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武汉:武汉出版社,1992年,第167-171页。
- ㉘梁淑芬、傅殷才:《列宁的领导艺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页。
- ㉙《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9页。
- ㉚《列宁选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页。
- ㉛《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66页。
- ㉜丁新改:《论列宁关于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思想》,《贵州省党校学报》2017年第1期。
- ㉝袁哲:《列宁维护中央权威思想研究》,河南大学,2019年。
- ㉞《列宁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4页。
- ㉟刘文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学习列宁维护党中央权威思想》,《大连干部学刊》2018年第3期。
- ㊱《列宁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2页。
- ㊲童颖:《列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及其现实启示》,《湖北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 ㊳袁秉达:《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解读与启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1-62页。
- ㊴《列宁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2页。
- ㊵刘文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学习列宁维护党中央权威思想》,《大连干部学刊》2018年第3期。
- ㊶《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2页。
- ㊷《列宁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1页。
- ㊸《列宁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1页。
- ㊹赵文献:《列宁建党学说概述》,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114页。
- ㊺《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3页。
- ㊻《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3页。
- ㊼《列宁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1页。
- ㊽《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46页。
- ㊾《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1页。
- ㊿《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4页。
- ①《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4页。
- ②《列宁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5页。
- ③《列宁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7页。
- ④《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1页。
- ⑤《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3页。
- ⑥《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20页。
- ⑦《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9页。
- ⑧《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7页。
- ⑨《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8页。
- ⑩《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1页。
- ⑪《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36页。